

落花飞絮清明节

策划:余意明
执行:罗小玲

投稿邮箱:
zzfkwy@163.com

梨花风起正清明

夏日荷

一朝春醒,万物清明。
喜欢清明这个词,也喜欢清明这个节气。

一路上车来人往,一路上香烛鲜花。村前屋后,山坳田间,人影晃动。培土除草,烧香敬酒,鞠躬作揖,话语喁喁。人们放下一切尘世烦恼,放下一切人事上的烦扰,回家看望老人,缅怀先祖,感恩亲人。

不仅如此,我们还应对上苍,对人类的祖先,对天地间的生灵,对尘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心存感恩。因为,孝敬、感恩,才是生命的基本和传承。清明节,是一个人情味很足的节气,一颗心变得单纯柔软,变得虔诚敬畏,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要活得清醒明白。

《岁时百问》说:“万物生长此时,皆清洁而明净。故谓之清明。”举目望去,路边,田埂上,沟渠边,田里土里,草们都已倾巢而出,到处着上了翠绿、淡绿、葱绿、蓝绿、瓦绿等深浅不一的绿,到处都是个簇新的世界。因此古人又把清明叫做踏青节。

宋代吴惟信在《苏堤清明即事》中写道:“梨花风起正清明,游子寻春半出城。日暮笙歌收拾去,万株杨柳属流莺。”将近半城的人,于清明这天到郊外踏青,天宽地广,气清舒旷。而此时,熏风吹来,淡淡梨花香,把一颗心吹得清静如水,淡泊如镜,也似尘埃不染的雪白梨花。人们在梨花香气里,笙歌飞扬,一直玩到日暮才尽兴而归。

而我们,不必刻意去郊外,只需在祭祖的路上,顺便即可骋足青青原野。沿着一条小路,跨过池塘、小溪,伸进农田,再爬上山坡。一路上,青草依依,清水连连,天清气明,神清气爽。比起城里的春,乡下的春来得早,去得迟,虽然没有梨花的清香,但田野里的油菜花还在燃烧,成片成规模成气势;路旁的小叶女贞树,开满细碎的白花,像披头散发的

白发女郎,它馥郁的花香混合着油菜花香、金桔花香,浓密严实,一阵阵地袭过来,深深吸入几口,醒脑又静心。

“万株杨柳属流莺”,杨柳也是有的,没有万株,只有几棵垂在池塘边,低眉顺眼,莲步轻移,自有万种风情。桃花开过了,溪旁的那棵桃树,像一位健壮的村姑,舒展四肢,满身的翠绿,鲜嫩亮眼,活力无限,浓密的叶里隐约可见小圆果。婉转在诗歌里的流莺,越过千年岁月的尘埃,依旧在眼前的柳树上、桃树上、山坡上自在着,动听。

“梨花风起正清明”,这个风就是清明风吧。每年的这个节气,都会如期而来。大清早就来了,准确地说,先入夜就开始,先是低声呜咽着,继而大声呼喊,任意地闯荡,冷不丁地,猛地就扑过来了,拉扯着人的头发衣袂长长地飘。但是这个风吹面不寒,何况充满花香的熏风,一阵一阵,袭过来,吹得人骨头都酥了。

“日暮笙歌收拾去”,古人享受慢生活,清明节的娱乐节目很多。我们不能“日暮笙歌”,但是路两旁、山坡上的草从里,有野艾、荠菜、车前子、胡葱、竹笋等,它们都是儿时亲密的玩伴,不管你如今变成啥模样,每年春天,它们都在这里等待,以同样的姿势舒展着,摇摆着。我们又可以去采艾,做艾叶糍粑;拔胡葱,炒鸡蛋;扯竹笋,炒盐菜;挖荠菜,煮鸡蛋。在山坡上,杂菜里,荆棘丛中,寻寻觅觅,衣服鞋子磨损不要紧,寻的不是野菜,是儿时的那种味。

又见到了儿时一起玩耍的小伙伴,又见到了村里的老人,可以大声地招呼,开心地大笑,来吧,来吧,干脆搭伙一起品几口酒,尝几样野菜,聊几句家常。家里的老人,佝偻着身,举起一张菊花脸,望向这个望向那个,眼里满是慈祥疼爱,许久许久,突然就笑了:“呵呵,我家仔啊——”

背影

曾令辉

妈妈走了,留下的是一个背影。
妈妈小时候家境贫寒,从没进过学堂,由于生活所迫,十三岁那年,就当上了童养媳。爸爸是个裁缝,一直在江西萍乡一带做工,妈妈除了抚养六个子女,还要到队上出工,割禾、打谷,样样不甘人后,也只有哺乳期,队上才会分配给她轻一点的任务,翻晒稻谷,队上出工的间歇还要回家给孩子喂奶。

后来,生产队上分片包干,妈妈非常要强,遇到任何难事,从不轻易叫苦,从不肯向困难低头。她总是凌晨两三点钟就起床,带着我和哥哥姐姐去秧苗田里扯秧;一到农忙时节,队上的农具和耕牛不够用,都是依靠抢占,有的抢不赢还会扯皮,甚至打架。家里没个男劳力,事事处于下风,这一切,在妈妈心里跟一块明镜似的;她就只好巧妙地利用夜晚时分,以及凌晨时间段,别人休息时,她就起来扶犁掌耙,夜间耕作。

十八岁那年,我高中毕业去参军,临行前夜,妈妈来到我床前:“令辉呀,妈妈心里真的舍不得你走,不过,男子汉志在四方,这个道理我懂,到了部队一定要听党的话,好好学习,争取进步。”

当兵三年,第一次回家探亲,我怕妈妈担心,没有事先告诉妈妈,给了她一个惊喜!她听说我在部队入了党,还当了班长,打心眼里高兴。返回部队前,她得知部队驻地属于高寒地带,气温常年处在零下三十摄氏度,便连夜赶制了三双鞋垫,这些都是她

用一块块边角布料用浆糊贴到一起,再一针一线缝制而成,一连熬了好几个夜晚,这其中不知道倾注了妈妈多少心血。鞋垫带回部队后,每次穿过后我都会小心翼翼地收好,过些时日就把它洗干净,保存好,我总会把它当成妈妈的关怀时刻铭记在心上,督促自己努力工作。

结束十年军营之旅,我转业来到株洲一家工厂工作,不时地接妈妈来我这里住,她总是住不习惯,没过几天就要喊着:“我要回去!”其实,她是放心不下老家的事,哥哥弟弟哪家都有她操不完的心事!我们都知道她的性格,总是担心这担心那,其实,有些事情都是有心无力、爱莫能助啊!但是,她把心放在家里,她自己才能安心!

前些年,她听说全国很多工厂都实行下岗,她坐不住了,今天问在萍乡钢铁厂的姐姐:“你没有下岗吧?”明天又询问我:“令辉,你有下岗吗?”急切的心情我们都理解,可她每一次的表达,都好像要割去她身上的一块肉似的……

在家里种地的,包括哥哥、弟弟、妹妹,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思,可在城里工作的,她也为儿女们整天担惊受怕!很多时候替妈妈想一想,真是验证了那句最为经典的话“可怜天下父母心”。

如今,妈妈离开我们四年了,回忆妈妈勤劳、朴实、善良、仁慈的一生,不禁让我潸然泪下,妈妈永远是我前行的榜样和动力!



怀念那个“暴君”

释然

也许是应了那句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的诗句,在我们上山的时候,天空又下起了小雨。雨丝细得都看不见线条,但视线一片模糊,只一会,没带伞的我们头发就湿漉漉的了。

在山坡坳里的一个水泥墓前,我们停了下来。放鞭炮、插灯笼、燃香烛、烧纸钱,对着坟前倒上一杯酒,然后跪地拜三拜。

春天的绿草散发着清香,这只有在你低下头接近大地时,才能闻得更为清晰。一棵苦楝树上的鸟雀在忽高忽低地边翘尾巴边叽喳叫。抬头的一瞬,刘海打湿了眉睫,也润了眼眶。

已经连续七年了,每年的清明我们都会如此虔诚地有条不紊地进行叩拜,进行怀念,以此感恩那个与我们毫无血缘关系的他。

他是一个暴君,在我十岁那年,走进了我们家。从此,火爆日子来临。
家里再穷再苦,我们三姊妹,平日个个都是妈妈手心里的宝。暴君来了,他可不管大宝小宝,统统都是一根草。厉声责骂是轻的,重则拳脚对付。

一次弟弟挑水,九岁的男孩,个子还没水缸高,踮起脚尖倒水时,因为桶沿没挨上缸边,水倒了一地,暴君二话不说,就是一顿拳脚。我和姐姐或因为猪菜寻少了或因为柴砍得不够,也没少挨他的揍。暴君对人这样,对动物也毫不手软。一次猪圈里的猪跑出来了,一家人围追堵截,忙到半夜,饭都没吃,还有一只狂奔在后山亡命天涯。暴君返身回家,操起一把耙头,追到后山,对着猪崽子的屁股就是一耙头,可怜的猪崽子痛得“嗷嗷”大叫,被他赶回了家。

暴君还对物品施暴,一发脾气,桌子椅子扫把撮箕,一顿“乒乒乓乓”,事后,打扫那狼藉一地的战场的永远不是他。暴一次家里就多一些缺胳膊少腿的物件。暴君暴得最厉害的一次也是在清明节,母亲买了香烛让我们上山,给自己的父亲磕头。暴君摔光了家里所有能摔的东西,还搬来了他娘家的救兵,一定要我们给个说法。那次,暴君说什么也不准我们再去祭拜父亲。我们吓得缩成一团,从此不敢再提此事。

我们曾发誓,一旦离开那个有暴君的家,

就再也不回去了;也曾发誓,等暴君奄奄一息,断不了气时,我们要一句话把他气死。

但是,没有,暴君越老,我们越不忍怪罪他。嫁出门的女回娘家,进门会要先喊他;逢年过节买礼物会要先给他挑;他的生日,不管远近,齐刷刷全回了家。红包不给老娘,都塞给他。

我们居然集体忘了他的暴,只记得他的好。记得每个学期开学,我们楼梯一样排在暴君面前,等待着他发学费;记得夏夜里,边数星星边乘凉时,暴君给我们讲的故事,顺口溜、赞宋词;记得搞双抢时,暴君挑谷子一层汗一层盐水的背影;记得建房子时,暴君趁着月色,抡起一字锄使劲砸地基;记得,我们上学路上,有邻村的大孩子横站在路中间,要我们交出口袋里的金桔子时,暴君赶来了,不发一言就把他们吓得鸟兽散;记得,暴君养了两口鱼塘,为争承包权,与人大大架,得胜后,只要家里来了客人,他就背着个鱼篓往鱼塘跑;记得暴君让我的侄儿骑着满地爬,笑得合不拢嘴,一个劲地喊那个跟他没半点血缘关系的孩子叫爱孙;记得暴君嫁女娶儿媳时,在别人的故意夸赞下,高昂着头,一脸的骄傲。

暴君不知何时开始不暴了,脾气明显减小,不再打人,也不再砸东西,似乎他从来就没暴过一样,人前人后总说他搭帮几个崽女,个个孝顺。遇上我们夫妻争吵,暴君从不问缘由,女儿女婿吵架就是女婿的错,儿子媳妇吵架就是媳妇的错,就像他曾经认为所有的错都在我们,他自己没一点错一样。

时光总是最残酷的,暴君刚过几年好日子,就突然心肌梗塞了。他没能熬过那个寒冷的冬至,就躺到了这座山上。那一刻,唯一不后悔的是,不管他暴与不暴,我们都一直恭敬如初。

天空还在下着雨,路上有点泥泞,我们望了望远处的山崖,那个还有点冒着香烟的地方,又一次怀念起了那个暴君,我喊了近三十年的爸爸。

神农风

八叠祭英烈

易佳良

清明祭拜到芦淞,
八叠坐埋玉树墩。
化碧红颜歌起凤,
招魂铁骨仰先宗。
今无义举燎原火,
尚有长鸣警世钟。
浩荡东风湘水阔,
初心不忘敢屠龙!

(注:中共八叠支部,是湖南农村最早党支部之一。旧址在株洲市芦淞区枫溪办事处枫溪社区。)

又到清明

老林子

那天,到秋田去看茶叶基地,突然发现茶园畦垄的田埂上,一丛一丛的艾蒿已经撑出一拳一拳的金色花球,像一群白净的娃娃抬举起金色的小手,摇曳着第一场乍暖还寒的春风,十分抢眼。便想起时令已过了春分,眼见得又到清明了。

又到清明!心里便不由得“咚”地响了一下——又到了该给逝去的亲人祭扫墓地的日子了。

白艾蒿长开了,开出了金黄色的花球,它们悄无声息地长出银白色的茎叶,毛茸茸的,撑出一茎茎的花球,热热闹闹地陪伴茶叶树叶抽出第一芽芽新叶。它们是想看采茶姑娘的纤纤素手在茶叶新芽间蜻蜓点水一般跳舞的,却不料几个大娘阿姨捷足先登,扑进茶园,把它们这些嫩葱葱的白艾蒿采摘了好几捆,抱回家去,要包艾(蒿)叶米粿。

艾叶米粿是炎陵客家人清明节的应节吃食,长沙株洲湘潭人来到炎陵,见了那米粿都叫它“蒿叶粿”,客家人则叫得干脆,称它“包饺”。“包包饺,吃包饺”是炎陵客家人的清明习俗,不仅活着的人吃,还要特别做出几个敬供给逝去的亲人和先祖吃。

“艾叶包饺”外形像饺子,却比饺子个大,一个“包饺”差不多有七八个饺子的分量。饺子用面粉做皮子,“包饺”用米粉做皮子。饺子皮子里加碱,“包饺”皮子里加艾蒿花叶。把采摘回来的艾蒿花叶洗净,用滚水煮熟,连水带艾蒿茎叶一起拌进糯米粉里面去,揉和均匀之后,捏一团揉和好了的米粉团,放在案板上,艾不旁逸斜出,不软脚倒塌,就到功夫了,就可以一团一团地掰开来包“包饺”。把米粉团掰成鸡蛋大小一个,再捏成碗口大小的饼子,把炒熟的菜心夹两筷子放在饼子当中,像包饺子一样地把米粉饼子包拢起来,捏实半月形的边角,或者捏成三角风琴的形状,圆圆鼓鼓的一个“包饺”就包成了,就等着一笼一笼地放进锅里去蒸熟了。

加了艾蒿的米粉团洁白当中透出斑斑点点的青褐色,就像满天的星斗一样可爱。蒸熟了的“包饺”,一出锅,蒸汽腾腾之间,艾蒿的清香登时弥漫一屋子。咬开一个“包饺”,艾蒿的清香当中又冒出一团菜青的浓香,即使那一口“包饺”热得烫痛了嘴巴,也舍不得吐出来。你尝尝,包饺的肚子里包着用新鲜的竹笋、油煎的豆腐、柴火烟熏的腊肉和干辣椒剁成的“包心”,你会舍不得吐掉么?

俗话说“清明笋篙筐”,趁着清明节前,荷一把锄头走进竹林,在竹林当中寻找着刚刚冒出泥土的白芽的笋尖,挖

出一两个鲜绒绒的竹笋来,剥了笋壳,取了白生生的笋肉,切成筷子头一般大小的笋米,然后把洗净的腊肉,连肥肉带精肉也切成肉米,把油豆腐和一小把干辣椒一把蒜茎也切成豆腐辣椒米,一起炒熟,调好盐味——这样的“包饺心”,还有不想吃的?再说“包饺”皮子里掺和了艾蒿,吃到嘴巴里吞进肚子里又不觉得该给逝去的亲人祭扫墓地的日子了。更何况那些药典里还说,白蒿这种野菜可以祛风湿寒热邪气和热结黄疸,可以强身益气耐老,可以治疗通身发黄、小便利,可以去伏痰、通关节、去滞热呢。

原来如此!“艾蒿包饺”不仅仅是好吃,还暗藏着健身治病的玄机!怪不得客家人年年如此看重清明节的“包饺”。自己家里做了吃了,还拿去送人情。活人吃了,还要拿出一碗敬供祖先神灵。只是敬供祖先的“包饺”一般不包菜心,把“包饺”的米皮捏成一厘米厚的圆饼子蒸熟就行了——祖先和神灵都吃素呢!说是吃素,其实也不一定,因为敬供祖先的神龛上还要摆上三个菜碟:清蒸猪肉、油炸鱼片、油煎豆腐。现在,许多人家还加上了苹果香蕉之类的水果。这些供奉祖先的吃食,从神龛上端下来以后,便被用竹篮提着,配上一壶烫热了的水酒,跟着人们到祖先和亲人们的墓地去。待把墓地上的落叶、杂草和刚刚冒头的青草芽根清除完毕以后,坟墓上下一片清明了,再把那些供奉摆在墓碑前,供奉每一个被祭扫了坟墓的亲人和亲人。还要焚化一些香烛、一些纸钱,让祖先和亲人们在那个世界也过上一年清清明明的日子……

诗云: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我给母亲扫了快四十年墓了,又给新逝的舅舅、舅母扫了几年墓,丧生的伤痛早已过去,我总觉得古人说得有点过。清明时节,年复一年地冒着飘飘洒洒的雨水,或者顶着暖暖热热的艳阳去上坟,去给逝去的亲人祭扫墓地,怎么总是摆脱不了那些悲伤呢?亲人去世时你已经肝肠寸断了,你已经欲哭无泪了,你已经呼天抢地了,大悲痛已经过去了,接下来就应该是放下悲伤,安安心心地去过清清明明的日子呢。

清明时节了,时日已经清且明了,万物都在蓬勃向上生长,我们的生活也应该不断地蓬勃向上才对。我们去告慰、去缅怀逝去的亲人和先烈,我们留下感激、祝福和祈愿,我们去感谢、去尊崇为我们开创清明日子的亲人和先烈,我们留下感激、祝福和祈愿,然后,清清明明地去过好我们的每一个日子,那才是实实在在对得起亲人和先烈,对得起岁岁清明……

